

论人的智慧性因素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 and 作用

罗建文¹, 李青利²

(1.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2.株洲行政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8)

摘要:随着数智化时代的到来,人的智慧性因素在生产方式中的地位 and 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人的智慧性因素在社会生产方式中的渗透作用 and 引领效应,以科技知识更新速度、创新协同密度、认知迭代进度、技能积累高度、文化沉淀厚度、要素配置适度等为内涵的人的智慧性因素在先进生产力发展中的渗透力和引领力为根本标志。人的智慧性因素其实是人的主体性认知能力和积极性创造能力,是人的理性智慧和主体性能动的结晶。人的智慧性因素是渗透和加持在生产力各实体性要素中发挥巨大作用的。驾驭和超越资本逻辑的政治制度和道德文化等社会力量是人类特有的智慧性因素,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智慧支持。在人类文明形态不断发展的进程中,科技创新和知识更新等人的智慧性因素和主体理性力量越来越处于决定地位,起着关键作用。

关键词:人的智慧性因素;生产力系统;渗透性因素;智慧性支撑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5)05-0122-11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 and 更新跃升,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①。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当今中国最紧迫的现实任务,无论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产业结构深度转型升级,还是生产力要素的优化组合 and 迭代跃升,都离不开人的主体性智慧性创造力量 and 智慧性因素的关键驱动。学术界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与人的智慧性因素开展了非常丰富且有价值的研究。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发展的重大意义 and 时代价值方面,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观点^②,有些还通过分析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基本内涵、本质特征及影响因素^{③④}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关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方面,学者们认为,科技创新、生产经验积累、智慧资本、人力资源、制度环境 and 文化氛围等是重要因素^{⑤⑥}。在新质生产力发展途径上,学者们就加强基础研究、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完善生态系统 and 绿色技术创新、培

收稿日期:2025-02-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5CKS066)

作者简介:罗建文(1963—),男,湖南湘乡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社会发展哲学研究。

①《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10—11页。

②参见邱海平:《新质生产力理论的科学内涵及其重大创新意义》,《财经问题研究》2024年第5期;何自力:《新质生产力理论的科学内涵 and 时代意义》,《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罗建文:《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学术交流》2024年第4期。

③周文,许凌云:《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改革》2023年第10期。

④高帆:《系统集成: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方法论》,《改革》2024年第7期。

⑤刘伟:《科学认识与切实发展新质生产力》,《经济研究》2024年第3期。

⑥张晓,何玉芳:《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关键环节与实践指向》,《学术探索》2024年第10期。

养高素质人才等方面开展研究并取得了许多成果^{①②}。同时,他们认为这些途径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共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强调加强产学研合作,促进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完善创新激励机制,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推动数字化转型,提高智慧性因素的利用效率^{③④}。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人的智慧性因素通过多种方式渗透到实体性因素中,如技术创新提升生产工具效能,管理创新优化生产组织方式,理念创新重塑生产关系等^⑤。综上所述,学术界已有成果大多是对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客体性因素及其作用进行探讨,例如对科技创新成果、生产工艺创新、生产设备改进、生产经验积累、要素重组优化等内在质态迭代及其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 and 作用、内涵和特征、影响和对策等研究居多。但是,很少有人对新质生产力发展中人的智慧性因素等主体性理性智慧力量进行分析和研究,特别是随着数字化智慧化时代的到来,人的智慧性因素渗透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实力的竞争,很有可能将是人的智慧性因素在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治理领域中渗透力和引领力的竞争,即是以知识流动效率、科学知识更新速度、创新协同密度、认知迭代进度、技能积累高度、文化沉淀厚度、要素配置适度等为标志的人的智慧性因素在先进生产力发展中渗透力和引领力的竞赛,谁掌握了这种智慧性因素的渗透力和引领力,谁就能掌握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主动权,赢得未来竞争的历史主动,并占据未来发展的制高点。

然而,人的智慧性因素在生产力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怎么样,究竟是如何推动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究竟又是怎样嵌入生产力实体性因素而发挥作用等问题,目前学术界研究还不够深入,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拓展。这是因为,生产力的实体性要素只有嵌入和凝结了人的智慧性因素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先进生产力,物化劳动的生产要素只有渗透了人的智慧性因素才能转化为活劳动的社会力量,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⑥,科学发明和技术进步让人的智慧性因素赋能实体性生产要素,使其具备“有智慧的生命”的活动能力,物质力量才能成为“有智慧的生命”爆发出的无穷的创造力。因此,高度重视人的智慧性因素及其在社会生产和文明进步中的主体性地位和关键性作用,充分激发人的智慧性因素的创造活力,是决定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人的智慧性因素是人所特有的类本质的主体性力量

自然辩证法告诉我们,动物是不具有主体理性的智慧性因素,它们只具备适应自然、适应外界的生存本能。人的智慧是人类生命体所具有的基于生理和心理器官的一种高级理性思维能力,包含对自然与人文、自身与外界的感知记忆、理解分析、判断决策、理性升华和解决问题等主体性思维能力。人类智慧的形成和积累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后天的学习和社会实践中获得和积累的,无论是认知世界的能力和积极改造世界的能力、关于人与外在世界的人文知识和人文情怀,还是生产经验的积累和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等,都是人类积极学习和能动理性的结果。所以,人相对于一般动物而言是一种自由存在物,“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⑦。拥有智慧是人的类本质属性的体现,是自觉认知和主动改造外在世界的理性智慧的力量显示。人的主体性思想是人的智慧性因素的重要表现形式,它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人类的对象性实践。因此,人的智慧性因素的积累和发展都是在客观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也不可能离开人的实践活动,正如列宁所

①任保平:《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与任务》,《经济研究》2024年第5期。

②王俊,杨林燕:《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与区域碳减排》,《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③朱燕:《以新质生产力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当代经济研究》2024年第8期。

④罗必良:《新质生产力:颠覆性创新与基要性变革——兼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规定和努力方向》,《中国农村经济》2024年第8期。

⑤罗建文:《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智慧性因素及其实践举措》,《理论探讨》2025年第1期。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0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5页。

说的,“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①,人的实践活动之所以是对象性活动,就在于其中充分体现了人的主观意志和主体性因素。只有在人改造世界和创造世界的对象性实践中,才能彰显出人的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等这些类本质属性,才能发挥人的智慧性因素及其理性作用;人的智慧性因素实质就是人的主体性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动性的创造能力,是人的理性智慧和主体性能动力量的实践结晶。

人的智慧性因素是怎样构成的呢?主要包括人的先天性遗传性生物学基础和后天性学习的实践积累。人的遗传基因是有差别的,因而不同人的智慧性天资聪颖程度也是不一样的,这是人的智慧性因素的生物学基础或先天性条件。但人的智慧性因素更主要是在后天的学习和对象性实践中积累而成的,“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②。后天的学习和实践的积累不仅能提升人的智慧性能力中的生物学基础能力,还能使人的天资聪颖更加活跃和升华,因此,我们经常听到“聪明人书加持”,本来天资聪颖的人经过后天的学习掌握了更多的科学知识和理性思维能力,就会变得更加聪明和具有更好的智慧性因素。但是,掌握了丰富的科学知识和创新思维,只是具备了对象性实践能力或生产力发展中人的智慧性因素的可能性,还不一定具备自觉认知世界和积极改造世界的智慧性因素的现实性。自觉理性地认知世界和积极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智慧性能力,还必须经过长期而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积累、主体性学习和知识的积累迭代与理性创新思维培育,才有形成人的智慧性因素的现实可能性。

所以,作为具有人的主体属性和主观性特质的人的智慧性因素,其养成和发展离不开社会实践的历练和主观意志品格能力的磨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③。因而,人的智慧性因素同属人的观念的主观理性范畴,它的形成和发展都受主体的实践活动和生活实践环境的影响。在先天性正常智商的前提下,生活阅历和社会经验越丰富的人,其智慧性因素和理性智慧能力也就越丰富,积极应对外在挑战的能力和协调处理复杂社会关系的能力也就越强。因为,拥有智慧的人们深刻认知世间万物发展规律和变化逻辑以后,就能知晓和明白世界变化之理、拥有改造主客观世界的价值之维,于是面对各种困难和外在挑战都有解决之道和化解之策,就能成为接近或达到自由状态的人。正如列宁所说:“一经我们认识了这种不依赖于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意识而起的作用的(如马克思千百次反复说过的那样)规律,我们就成为了自然界的主人。”^④摆脱了自然的束缚和必然的压迫就可能成为自由的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⑤。人的智慧性因素作为人们理性认知世界和积极改造世界的核心要素,是人的类本质属性和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的充分体现,是推动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的根本因素,是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性动能和主导性因素。我们每个人努力学习和改造世界的最佳目标和最高境界就是要达到这种智慧的高度,实现对自然和必然的自觉驾驭和自由超越,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自由的人。只有真正拥有丰富智慧的人才能成为正确认知自然和理性驾驭自然的主人,才能真正达到自由人的境界。

三、人的智慧性因素在生产力要素系统中的重要作用和形式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获取自身生存和发展所需资料的能力,它反映和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力是由一系列要素组成的复杂系统。按照系统论的要求,它既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基本要素,也包括这些要素之间的组成关系和形成有机统一体结构及

①《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1页。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④《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3页。

⑤《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0页。

其属性特征的整体功能。而生产力的组成要素中,一般认为既包括独立的实体性要素,例如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基本要素,也包括渗透在生产力各个实体性要素之中的渗透性因素。最典型的渗透性因素就是人的智慧性因素,例如人们所拥有的科学文化知识、积累的生产经验、对生产要素的合理组合、劳动过程的科学管理、对劳动成果的分配、对劳动者的激励措施,以及人们所拥有的聪明才智和主体性理性智慧等。这些因素在渗透于生产力实体性要素之前不是独立起作用的因素,也不能成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这种渗透性因素“它既不是生产力的独立因素,也不是生产力所独有的因素”,“它在应用于现实的生产过程之前,并不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只有把它应用于现实的生产过程之中,渗透到生产力的各个独立的实体性因素以及其他因素之中去,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①。生产力不仅有它的构成要素,而且还有它组成要素的内部结构。从生产力系统整体属性来看,不仅生产力各个组成要素的质量与质态决定和制约着生产力的整体属性和功能作用,而且生产力要素组成的结合方式与结构状态也制约和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实质功能。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即使相同,但由于内在要素结合形式和结构样式不同,生产力系统的整体属性和作用功能也就大不相同。因此,我们对现实生产力的研究不能停滞在“要素论”组成和内容上,而应该从“系统论”的角度进行动态性系统研究,探讨生产力系统内在要素的结构形式和组合重置,使生产力的各个要素做到结构最优和结合从优,发挥生产力系统要素的最佳化整体功能,实现最优化生产效率。

就生产力组成和发展的系统论整体性来说,人的智慧性因素可以通过技术发明和创造等途径,让科学文化知识和科技创新成果渗透或转移到生产工具中去,物化为生产工具改进,从而大幅提高生产要素的整体效率。它可以通过学习和教育等途径,形成人们的科学知识、创新技能和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渗透和加持到劳动者中去,被劳动者所掌握和运用,变成劳动者的生产经验、劳动态度和劳动技能,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主体性智慧动能;可以渗透到劳动对象中去,扩大劳动对象的范围,通过对劳动对象的深加工拓展劳动对象的产品产业链和市场价格链,提高劳动对象的状态质量和利用效率;可以渗透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也可以渗透到生产过程的结构重组和科学管理中去,形成科学的组织模式和管理方式,从而大大提高生产过程中的全要素生产效率;可以渗透到生产过程和社会生产中去,形成人类特有的特定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的治理智慧和理性力量,规避生产过程中的各类风险,促进生产力要素的有效组合和高效运转,形成现实的优质生产力。特别是现代化、数智化信息时代,生产力各个要素中无不凝聚和深嵌着类似科学知识和创新技能的人类理性智慧,这种人的主体性理性智慧作为生产力系统的渗透性因素是非常重要的。随着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普遍进入生产过程,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加持。因此,下文将按照人的智慧性因素嵌入生产力实体性要素和渗透性要素的基本逻辑和系统论要求,来分析人的智慧性因素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形式。

(一) 拥有智慧性因素的劳动者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主体力量

在生产力要素系统中,劳动者不仅是生产力中的主体性要素和主导性力量,是决定和制约生产力水平和属性的决定性要素,也是生产力发展中最具能动性和内生性的决定力量。劳动者所拥有的智慧性因素不仅决定劳动者生产的能力和水平,而且还决定和制约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在生产力系统中的属性情况和作用发挥。生产资料在生产力系统中是以物质形态存在的物化劳动和劳动产物,是一定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状态的根本标志,特别是生产工具和生产设备,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能力状态,因为“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②。劳动者作为生产力中的能动要素,具有创造性、能动性和积极性,他们不仅是劳动工具和生产技术的使用者,也是生产过程的组织者和创新者,更是人的智慧性因素在现代化生产过程中的加持者和贡献者。劳动者通过运用智慧性力量、生产技能和辛勤的付出,不断改进生产装备和优

^①赵家祥,李清昆,李士坤:《历史唯物主义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112页。

^②《列宁全集(第59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

化生产过程,提高生产效率和提升生产质量,从而推动全要素整体迭代和社会生产效能跃升,让人的智慧性因素在生产过程中发挥最优效应。他们的科学文化知识、生产创新技能、团队协作精神和要素重置优化等智慧性因素对于生产力要素的渗透力和嵌入力,直接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因为,作为劳动者的人的智慧性因素渗透和嵌入生产资料中就能改变要素状态,改进生产工具,改良生产设备,改善生产要素结合方式,实现生产力要素系统的结构优化和功能重置,赋予物化劳动以生命力量而变成有智慧的生命形式,达到生产力系统内在质态的迭代升级。因此,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中,人才队伍的智慧性资源、科技创新的智慧性资本、工艺创新的智慧性载体、过程优化的智慧性纽带等人的智慧性因素,必然成为新时代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培养和造就更多更优秀的劳动者是发展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的第一资源,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关键要素。

(二)人的智慧性因素渗透劳动对象将促进其效率的迭代升级

劳动对象是劳动过程中被加工的、承载着人们的价值目标和主体需求的物质形态。劳动对象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如地下的铁矿石、森林里的树木、大海里的鱼等。这一类劳动对象只有渗透和加持了人的智慧性因素以后才能转变为现实生产力,它们渗透了人的智慧性因素以后,其质量必将改善,加工形成的产品的价值链和产业链都将延伸,内在品质和功能价值都将得到完善,从而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另一类是经过劳动加工的劳动对象,如做衣服用的布,织布用的棉纱,钢铁厂用的铁等。这一类劳动对象经过人的智慧性因素的渗透和加持,产品内涵和基本属性更加优良,产品形式和价值内涵更加丰富,生产过程的全要素生产效率得到大幅提升,这样人的智慧性因素就自然而然地促进了各类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集聚,社会的生产状态和文明形态就一定会向前迈进。因此,不同生产方式下的劳动对象,渗透着人的智慧性因素将会产生不同的社会结果,给人类带来不同的文明形式。马克思总结道,“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①,也决定着人类社会历史形态的变迁。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中,高度重视人的智慧性因素渗透在生产对象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指出“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②。这种用“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不仅是科学知识的运用,更是人的智慧性因素的直接体现,从而实现了人一定程度的解放和对繁重体力消耗的解脱,“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就是人的智慧性因素在生产过程中深入渗透和广泛应用。这种智慧性因素的应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都存在,只是由于生产方式的属性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结局。马克思指出:“科学通过机器的构造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这种科学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科技成果和先进工具等人的智慧性因素物化为生产力以后变成了资本家的“帮凶”,成了更加残酷和更加隐蔽地剥削工人的手段,从而使得科学技术成果物化成了工人的异己力量。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了资本逻辑这种特殊的智慧性因素所具有的特殊力量,揭示了资本家重视和使用大工业机器生产的内在秘密,这是人的智慧性因素渗透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基本定理和必然规律。

(三)人的智慧性因素嵌入生产工具成为先进生产力的根本标志

在人类社会连续不断的生产过程中,人们有可能在生产关系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推动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但是,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生产资料逐渐改进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人的智慧性因素的嵌入。人的智慧性因素促使生产工具的发明创造和不断改进,就必然成为先进生产力的根本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标志。而生产工具的每一次重大改变和生产经验的每一次创新总结,都必然使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和劳动技能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从而把整个生产力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由此可见,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变化往往是从生产力首先是生产工具的变革和生产经验的创新积累开始的。无论人类社会生产处于手工生产时期,还是机器大生产的工业时期,或者信息化数智化大生产时期,以生产工具和机器设备为代表的生产力发展,总是要冲破原有的生产关系或社会关系的制约和阻隔,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就是历史的必然。马克思总结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的发生变革。”^①

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经验的创新是人的对象性劳动的表征,也是人类理性智慧力量的象征。正是因为人类社会这种对象性活动的不断改进和创新,人的类本质属性才不断发展,人类在生产过程中的智慧性因素及其地位和作用才日益凸显,人类社会的文明形态也就不断地向前迈进。马克思指出:“大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也在技术上同自己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基础发生冲突。”^②这是因为人的智慧性因素和主体性需求在向前发展,要求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随着大工业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更加文明进步,并且,“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③。因此,随着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和先进生产力的进步,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就必定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改变,生产技术的进步也就必然地推动着社会生产方式和文明形态的进步,在人类文明形态这一进程中,人的智慧性因素和主体理性力量起着决定性和关键性作用。

(四)人的智慧性因素渗透生产力要素配置方式中产生迭代效应

人的智慧性因素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通过合理需求感知、知识技术创新、生产要素重组、数据信息重置等配置与迭代,推动生产力质态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跃迁,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社会生产要素合理配置的根本动力,是人类发展的生存智慧,无论是原始社会古猿人的生产发展还是现代人的生存智慧都是推动社会生产能力和生产方式进步的内在动力。所以,马克思强调劳动组织和生产管理中人的智慧性因素的重要作用,指出:“生产越是以单纯的体力劳动,以使用肌肉力等等为基础,简言之,越是以单个人的肉体紧张和体力劳动为基础,生产力的提高就越是依赖于单个人的大规模的共同劳动。在半艺术性质的手工业中出现的则是相反的现象:特殊化和个别化,是单个人的、但非结合的劳动的技能。资本在其真正的发展中使大规模的劳动同技能结合起来,然而是这样结合的:大规模的劳动丧失自己的体力,而技能则不是存在于工人身上,而是存在于机器中,存在于把人和机器科学地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发生作用的工厂里。劳动的社会精神在单个工人之外获得了客观的存在。”^④劳动者的有机结合与劳动者和机器设备的有机组合,就是掌握了科学知识和生产经验的劳动者与渗透了人类智慧的机器设备和劳动工具的有机结合,“人和机器科学地结合”就能创造出巨大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虽然看起来似乎是劳动者“丧失自己的体力”,其实则是社会生产力超越和迭代了“以单个人的肉体紧张和体力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力水平,是劳动者与机器科学智慧的有机结合形成了生产力发展的迭代效应。马克思又说:“工人把工具当做器官,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它以灵魂,因此,掌握工具的能力取决于工人的技艺。相反,机器则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⑤劳动者“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它以灵魂”,就是将人的智慧性因素与生产工具和生产过程有机结合起来,就赋予了生产力要素以“灵魂”,这个“灵魂”就是人的智慧性因素作用的结果,机器设备之所以“具有技能和力量”的“能工巧匠”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0页。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6—52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属性,就是因为人的智慧性因素渗透在生产过程中,发挥出人的智慧性“灵魂”,从而大大地提高了生产力的创造效能。这里“劳动的社会精神”和“机器则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等特性,就是人的智慧性因素渗透生产力要素组合和劳动过程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体现,就是人的智慧性因素渗透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迭代效应。特别是在当今数字化智能化背景下,人的智慧性因素往往都是通过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大数据分析和数据信息模型建构、社会生产能力重组和投入产出精打细算等现代技术手段和现代化管理,深度渗透和嵌入社会生产过程,将传统经验性需求感知升级为“数据驱动+价值判断”的辩证认知系统,将“人和机器科学地结合起来”提升到生产要素和劳动过程管理的新高度,通过机器学习和算力算法实现人类器官的功能延伸和智慧性因素的价值转化,实现生产要素的使用价值超限发现与交换价值深度创造的有机统一,使人的智慧性因素深嵌生产要素合理配置的全过程和社会财富创造的全链条,使社会生产充满着人类智慧理性和以“劳动的社会精神”和机器的“灵魂”为代表的先进管理智慧,从而实现人类美好生活需要与生产要素合理配置、智慧性因素与生产能力的有机融合和迭代升级,从而极大地促进新质生产力要素的飞速发展。

(五) 政治智慧和管理智慧是生产过程中的智慧性因素

在生产力要素系统中,科学知识的广泛应用和技术创新成果的产业化转换,是人的政治智慧和组织管理智慧更趋科学化和合理化的表现,必将减少或消除劳动异化的制约和困境,成为推动生产力质态提升的标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机器大工业使“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①。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属性决定的,科学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是无产者劳动异化和走向被剥削深渊的开始。只有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方式的本质属性,科学技术创新成果的使用和支配才能在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和生产组合方式中进行,以人的智力为代表的智慧性因素与体力劳动的分离状态才能得以实质性解决和改善。这不仅能使劳动者在生产技术层面的自由发展和劳动强度上得到时空解放,而且会使人在自由发展的道路上迈进一大步。在科学合理的社会制度安排中,人民群众作为生产者,是生产力的主导因素,劳动者的创造性智慧得以充分激活和发挥,人的智慧性因素渗透社会生产全过程,就会改变和拓展劳动工具的性能和用途,这一过程凝结着劳动者的聪明才智、理性思维和创造智慧。劳动者运用先进的生产工具来改造和利用劳动对象,使得劳动对象和生产原材料的产业链和价值链无限延伸,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这不仅是劳动者智慧性因素、创造能力和创新思维对象化的结果,也是劳动者掌握科学技术创新成果以后类本质力量的延伸和发展,更是迈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大进步。各种劳动产品和创新成果被劳动者创造出来以后,经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和劳动成果的合理分配,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的状态发生革命性改变,人的自由发展和解放出现新的跃进。正像马克思所批判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②,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者将“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与科学知识和技能相结合,使劳动过程的智慧力量与工人劳动异化,就是人的智慧性因素渗透在生产管理过程中,推动和促进了生产力要素配置方式和劳动过程管理的迭代而带来的异化现象。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人的智慧性因素渗透生产要素组合和劳动过程管理所带来的局限性。

随着人理性智慧力量的强大、劳动者主体性觉悟与人的解放后地位的增强,特别是社会制度的革命性变更和生产方式的颠覆性取代,劳动者主体性觉醒和劳动解放、政治智慧与管理智慧等智慧性力量将深深嵌入生产实践,不仅改变着生产力发展的质态,而且还将改变社会方式中各类要素的组合与配置,形成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力量。“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的状态将得到根本的改变,劳动者的解放也将取得进展,以科学技术创新为标志的人的智慧性因素不仅不会成为劳动者异化的“帮凶”,也不会成为人解放和自由发展的前进障碍,而是必将成为人解放和自由发展的智慧加持。在社会主义的生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9页。

产方式中,因为有了科学技术和创新成果的深度嵌入,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和过程后当家作主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全面确证和充分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和尊严又将回到人的本性和固有价值中来,资本主义那种“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①将一去不复返了。因此,人的智慧性因素虽然是主体理性和主观属性的力量,但是在不同的制度设计和生产方式中,其作用 and 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它是通过渗透在生产力实体性因素中的主体理性能力起作用,包括劳动者积累起来的智慧性因素是决定生产力最活跃、最自觉、最能动的内在动因;凝结和深嵌在组织生产要素运行和社会治理制度中的智慧性因素是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科学的理论引领和价值精神等智慧性因素是生产力发展的灵魂和方向,生产力发展必然推动生产方式变革,因而必然驱动社会形态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六) 驾驭和超越资本逻辑是彰显人的特殊智慧性因素的社会力量

资本是生产过程中一种特殊的生产力要素,是生产力组成中的渗透性要素,它只有与生产力实体性要素结合起来才能产生实际的生产效应。资本与不同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就会释放出不同的社会力量而产生不同的社会结果,因而,合理利用资本要素就充分彰显出人类的智慧性力量。资本逻辑是人类商品经济和市场行为等现实生活中的必然现象,反映和体现了人类主体与市场经济行为中如何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基本逻辑,揭示了经济行为中生产资料价值要素之间的利益关系,是生产方式中的重要组成要素,也是人类特有属性在经济关系中的对象性存在,因而是商品生产过程中特殊的人的智慧性因素。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②,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料或生产力要素,“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这种“科学的性质”就是人的智慧性因素和理性力量以特殊方式嵌入生产力要素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体现,“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同时,“资本又推动和促进生产力向前发展”^③。这种要素资料本身不会带来剩余价值,就像金银本身不是货币一样,只有渗透和嵌入了资本逻辑和市场规则这一特殊的人的智慧性因素后,才会实现对剩余价值和利润的追求与崇拜,因而是体现出人类特有本质属性和特殊智慧性特征的社会力量。马克思在描述资本及其拥有者在市场行为中的“精明算计”和“利令智昏”等特殊智慧性因素及其作用时可谓淋漓尽致又入木三分,“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人格化的资本拥有者追求利润可谓不择手段和贪得无厌,“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④。这种社会力量在市场经济和商品生产方式中呈现出支配生产要素和追求社会财富的巨大的影响力,使人们对资本这种社会力量的拥有和使用魂牵梦萦或顶礼膜拜,有时甚至会为了追求高额利润而无所不为或铤而走险,因为它在市场经济生产方式中蕴含着魔鬼般其妙无穷的力量,渗透到我们人类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环节。“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必须以更加智慧的社会力量驾驭和治理资本逻辑,让资本逻辑服从于和服务于人的美好生活和理性需要。所以,马克思认为,这种“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⑤。人类认识资本逻辑并驾驭资本逻辑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行为,也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感性行为,而是一个需要人类理性智慧和社会治理智慧的复杂行为。这是由资本的本性和复杂的社会功能与人类智慧性因素作用决定的。

马克思指出:“资本一旦合并了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劳动力和土地,它便获得了一种扩张的能力,这种能力使资本能把它积累的要素扩展到超出似乎是由它本身的大小所确定的范围,即超出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11页。

由体现资本存在的、已经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数量所确定的范围。”^①这种“扩张的能力”使生产要素和追逐利润的张力“扩展到超出似乎是由它本身的大小所确定的范围”,充分体现了资本家对这种人格化的资本逻辑具有超越现实和追逐利润扩张的特有智慧与“精明算计”。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逻辑所具有的“精明算计”背后的系统性智慧性力量,同时也揭示和论证了人类必然具有驾驭和超越资本逻辑的社会智慧力量的真理规律。资本家这种“精明算计”的特殊智慧表现在剥削和压榨工人剩余劳动的许多方面。例如,资本家通过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两种形式,制造劳动报酬与劳动产出的价值差。资本家通过这种智慧性“精明算计”的数字游戏,使工人劳动时间越长,单位时间报酬越低,“超过这个界限的劳动时间形成额外时间,并且以小时为计量单位付以额外报酬,虽然额外报酬往往低得可怜”^②,资本家通过这种智慧性算计加重了对劳动者的剥削。马克思的分析让我们看清了资本逻辑的本质和驾驭资本逻辑应有的高超智慧。

其实,“精明算计”的人格化资本逻辑是资本家特殊智慧性能力的一种自然力量的表现。资本的自然力量“所关心的,是使绝大多数权利平等的人仅有最必需的东西来勉强维持生活,所以资本主义对多数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所给予的尊重,即使有,也未必比奴隶制或农奴制所给予的多一些”^③。这种“对多数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所给予的尊重”就是资本家所具有的特殊性智慧能力,并且将这种特殊性智慧写进了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中,麻痹了人们的理性智慧,掩盖了资本的真实智慧,让劳动者成为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人”。资本家的智慧逻辑就是因为他占有工厂、设备和资本等生产资料的本质属性,而工人则除了自己的劳动能力外一无所有,“劳动力占有者没有可能出卖有自己的劳动对象化在其中的商品,而不得不把只存在于他的活的身体中的劳动力本身当做商品出卖”^④。工人出卖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后任由资本家使用和摆布,才能获得自己及其家人的生活必需品。劳动者的这种自由被具有特殊智慧的资本家们“美誉”为劳动者的自由,“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⑤。这种结构性、制度性压迫使资本家始终掌握劳动者劳动权利的主导权,工人不得不接受这种“不出卖劳动力即无法生存”的底层逻辑。资本家将劳资关系包装为你情我愿的“平等交易”,表面上看是工人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资本家平等地付出工资购买工人的劳动力使用权,其实这就掩盖了剩余价值转移本质,让工人误以为工资是自己“劳动全部报酬”,却不知其仅仅是对应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简单支付。这种资本逻辑的认知遮蔽和理性蒙蔽使劳资间的剥削关系获得了合法性,也使工人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商品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不仅体现出资本家的“精明算计”和贪婪本性,而且也反映了人格化的资本家千方百计地想尽一切办法来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的异化智慧,是人格化资本家独有的生产过程中的特殊智慧性因素。

工人作为无产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创造了资本家们发财致富的奇迹,也随承受着深沉苦难,滋生了对资本家们的阶级仇恨。这既印证了资产阶级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也凝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力。“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⑥无产阶级为了自身的解放和自由,就必然激发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的政治觉醒与革命智慧,就必然凝聚自我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智慧,必然要求推翻资本逻辑的理性统治和“精明算计”的智慧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9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2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5—246页。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6页。

⑤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7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5—256页。

性阶级压迫,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社会制度。

由于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不可能跨越商品经济和市场交换的门槛,资本和资本逻辑则是这个门槛中必然的“梗”。我们只有正确地认知和理性地对待这个必然的“梗”,才能推动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即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这个“梗”还将长期地存在并发挥着对社会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和动力激活的积极效应。社会文明在不断进步,充分发挥人们的智慧性因素的社会力量,一定能消解或降低资本逻辑这种特殊智慧能力所带来的消极效应。因此,无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中,资本逻辑这种生产过程中的特殊智慧性能力是我们讨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时的客观性智慧存在。驾驭和超越资本逻辑的政治制度和道德文化等社会力量是人类特有的智慧性因素,是现代生产力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力量。面对资本逻辑的特殊智慧性能力,采取科学的政治制度和治理逻辑、社会生产过程组织和劳动成果分配的科学合理方式等人的智慧性因素是决定驾驭和超越资本逻辑的根本力量,也是影响和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条件和理性力量。所以,列宁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科学摆脱资产阶级的桎梏,摆脱资本的奴役,摆脱做卑污的资本主义私利的奴隶的地位。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①在“科学摆脱资产阶级的桎梏”中蕴含着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的政治智慧和理性力量,更是无产阶级政治智慧和理性智慧的充分体现。在连续不断的社会生产和社会形态变更中,以科技创新智慧、政治制度智慧和社会治理智慧为主要代表的人的智慧性因素,在生产力和生产过程中的渗透和升华的意义和作用日益彰显,必然带来生产要素的效率迭代和社会生产关系的不断进步,也必将带来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四、强化人的智慧性因素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动力作用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开垦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出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②。人们在改造外在世界的同时也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主体的理性力量和理性智慧也会不同程度地提升。通过纷繁复杂的社会实践,自身的认知能力和理性思维能力都有大幅的提升,改造世界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技能也有不同程度的进步,科学判断社会事务和决策社会实践的能力和水平也提高了,这些都是人的智慧性因素水平和能力的增强。因而,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先进生产力发展中人的智慧性因素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成为决定和制约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一点在数字化智能化时代尤其重要,“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③。人的智慧性因素综合体现着人的发展程度和社会生产动态“绝对运动之中”人的全面发展状态。人发展的全面性越突出,人的智慧性因素在社会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就越凸显,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就越强盛,因而新质生产力水平就会越高,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就会更高。恩格斯指出:“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④深化对自然世界和外在世界的理性认知和积极改造是人的智慧性因素渗透在生产力发展中的标志,这必然推动和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与社会形态的迭代跃升,必然带动人的理性思维、情绪品质和艺术内涵等的丰富和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的智慧性因素在社会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状态决定着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和质量,这是由人的智慧性因素在社会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发展内在动力的根本源泉。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政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培养中国式现代化高素质人才和劳动者、提升人的智慧

①《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4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4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2页。

性因素在社会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对此,我们应有正确的认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各级各类高素质人才和新型劳动者;我们的劳动者不仅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也是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奋斗者,更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中人的智慧性因素的创造者、渗透者和贡献者。因此,我们必须强化新质生产力发展中人的智慧性因素及其作用效应的思想基础和认知前提,高度重视和充分激活新质生产力中人的智慧性因素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形成重视新质生产力发展中智慧性因素的全民共识;必须强化新质生产力发展中人的智慧性因素的制度保证,深化生产方式和体制机制的改革,尽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中智慧性因素发挥重要作用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和制度体系,推进中国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高度重视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和时代精神价值等智慧性因素在生产力主体中的灵魂引领,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创新成果,强化科学理论和时代精神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力量转化;必须强化生产力发展中智慧性因素的关键支撑——着力提升战略性、原创性基础科学和核心关键技术的攻关力度,将数字化、智慧化新技术深嵌生产方式中,把科技创新引领力和新型技术拓展力牢牢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必须大力培养和造就与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相适应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和具备创新素养的劳动者,以及更多更好具有智慧性因素的创造者和加持者,充分发挥教育和人才在强化生产力发展中智慧性因素的基础性支撑作用;必须营造鼓励知识创新和热衷技术引领的智慧性生产力转化的社会氛围和包容文化,有效借鉴和合理吸纳国外科技创新成果和先进的组织管理理念,为推进人的智慧性因素深嵌生产力实体性因素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唯有更多更优秀的人才不断涌现,生产力发展中的智慧性因素才能更多更好地创造出来,并渗透和嵌入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新质生产力发展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智慧加持和智慧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才会有强盛的动力源泉。

On the Status and Role of Human Intellectual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LUO Jianwen & LI Qingli

(1. School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2. Zhuzhou Institute of Administration, Zhuzhou 412008,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 the status and role of human intellectual factors permeating the mode of production are receiving increasing attention. The permeating effect and leading influence of human intellectual factors within the social mode of production are fundamentally marked by their penetrative power and guiding for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s, which encompasses the spee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renewal, the density of innovation synergy, the pace of cognitive iteration, the level of skill accumulation, the depth of cultural sedimentation, and the appropriateness of factor allocation. Human intellectual factors essentially represent human subjective cognitive ability and proactive creative capacity, crystallizing rational wisdom and subjective initiative. These factors permeate and augment all substantive elements of the productive forces, exerting tremendous influence. Social forces, such as political systems and moral culture capable of harnessing and transcending the logic of capital, constitute uniquely human intellectual factors and are indispensable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in modern society. Throughout the evolving forms of human civilization, human intellectual factors lik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 renewal, along with the power of subjective rationality, are increasingly playing a decisive and crucial role.

Key words: human intellectual factors; productive forces system; permeating factors; intellectual support

(责任校对 曾小明)